

釋

文

紀

八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輯

晉

九
後秦 北涼

釋僧叡

魏郡長樂人博通經論從羅什受業參正所譯與相賞契

大品經序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

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
度以明之然則功訖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日
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
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以不住為
宗非待故以無照為本本以無照則凝知於化始宗以
非心則忘功於行地故啟章玄門以不住為始妙歸三
慧以無得為終假號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沖其用
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渥和即始以悟終蕩蕩

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寶重
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
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
制名寔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
闕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
塗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
為闕也疊疊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
慧心夙悟超拔特詣天魔干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

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
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
長安秦王扣其虛闕匠伯陶其淵致虛闕既開乃正此
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啟
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
興將始於此乎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
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
懷惕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異宗匠通鑒

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
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
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
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
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碧僧遷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
叡道恢道標道恒道棕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
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
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麤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

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定之
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
為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已懷薄
信我情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
餘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
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
者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為衆入為
處持為性解脫為皆捨除入為勝處意止為念處意斷

為正勤覺意為菩提直行為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
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
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
謹筆受之重慎也幸異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
文樸見咎煩異見情也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序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
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羣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

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羣異之所以一何莫由
斯道也是以累教慇懃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
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
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
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萬佩之者行行凝
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
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
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疎有三實之跡權

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感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
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俟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
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
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徵此經之
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
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
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
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

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
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
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
計其多少議其煩簡也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
足樸正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華而幾其實也

大藏

鱗字函亦
錄梵作胡

法華經後序

法華經者諸佛之祕藏衆經之實體也以華為名者照

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立其旨甚婉自
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寔
之本也八萬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源也故以喻焉諸華之
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
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譬泥洹榮曜獨
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
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為
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之為化悟物雖弘

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
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
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
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
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昭其不滅夫邁玄古
以超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
夫如是者則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
矣尋幽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忘

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
關莫之或啟談者乖其准格幽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
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
嵩擬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
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羅法師為之傳寫指其大
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眇矣于時聽受領
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
始八年歲次鷄火

思益經序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絕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
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
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
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
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
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
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獎其非心文殊泯以無

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
甘露流津於李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
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
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啟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
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
大歸於句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
欣遇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
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

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為名者尊其人重其法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內妙藥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